

梦剧场

蝶蜂宰相 (下)

龚应恬 著

现代出版社

梦剧场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86412

魏 延 宰相 (下)



龚应恬 著

现代出版社

第十六章

／

徐英倒在地上滚了几下便不动了。

贾似道提剑朝帐外吼道：“来人呀，把这奸贼拖出去！”

听到吼声，进来几个小卒，刚一翻动满身是血的徐英，不料，徐英挣扎着坐起来，眼珠子血糊糊地鼓突着，问贾似道：“大人……小的说的句句是实情，小的并没有妨碍你什么呀！”

贾似道凑到他跟前，又朝着许英的胸口狠命补了一刀，说：“为了大宋，这回你明白了吧？为了大宋，你有什么死不得的呢？”

徐英抽搐了几下，仍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。贾似道给他合了几次眼睛，却又睁开了。贾似道摆摆手，厌烦地说：“快抬下去，快抬下去！这副死鱼眼样儿，真让本官难以入目！”说着低头看看刀上的鲜

血，狠狠将其掷于地上。徐英被军卒抬了出去，在门口，恰巧碰到李进带着李木等一批军官前来。李进问军卒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军卒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
李走进进贾似道的大帐，疑疑惑惑地看着贾似道。贾似道对李进等人说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本官正要召集你们议事。”

李进问：“大人何故杀了徐英？他不是说有重要军情禀报吗？”

贾似道气哼哼地说：“大敌当前，什么虫最可恶？”

李木看看李进，李进忍不住说：“有什么话贾大人您就说吧！”

贾似道长叹一声，说：“我贾某一生什么时候亲自下过这般狠手啊。徐英这厮是投降北军的俘虏，本官给他一次机会，他却不思悔改，这次竟替忽必烈给我捎口信，让我也率军投降，真是瞎了他的狗眼！我贾某不才，却也是代代忠良，屡受皇恩，这次受命枢密副使，有言在先，不成功便成仁，誓在这长江边上与忽必烈决一死战！贾某生是大宋人，死是大宋鬼，怎可为蝇头小利卖国求荣！本官诛杀奸贼，就是以明报国之志。从今往后，谁敢在本官的军帐之中，再言半个‘和’字，本官定斩不饶！”

李进等将官面面相觑，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贾似道接着说：“尔等跟我前去阵前观看，本官有一决策，正要告知各位。”说着率先走到帐外。众人来到一个小山包上，兵士给贾似道摆好了望远镜。贾似道伏在望远镜前，认真观看了一番，看到北军的帐篷旗杆上一片缟素，士兵进进出出，慌慌忙忙。

贾似道哈哈大笑说：“果然不出本官所料，果然不出本官所料。本官的过笼之术已经见了成效了。”众军官又都莫名其妙。

李木问：“贾大人何必给我们打哑谜呢？”

李进说：“贾大人明示吧！”

贾似道说：“告诉你们，本官的过笼之术散了北军的精气，北军现在是一碰就碎的豆腐渣！而我军看笼后，精气正聚，不日即可大获全胜。”

李木兴奋地说：“如此说来贾大人是打算出击了？”

李进说：“贾大人，本帅愿率三十万大军杀过江去，现在士兵们斗志高昂，不打仗，个个憋得嗷嗷直叫啊。”

贾似道说：“那就让他们过笼吧，让他上黄州城的万花楼分店，和女人们好好乐和乐和，本官要亲自过江去退兵，不带一兵一卒。我要让忽必烈退兵八百里，年年给我大宋纳贡，而且要称臣服软。忽必烈老匹夫要是敢说半个不字，本官就杀他个片甲不留！”

众军官惊奇地看着贾似道，无法理解他何以变得如此态度决绝地主战。有一将官在李进跟前悄悄地说：“贾大人……这贾虫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？”

正如徐英所说，蒙古主蒙哥真的中箭身亡了。白纱帐内，忽必烈跪于蒙哥牌位前，久久沉默。郝秀才撩帘进来，忽必烈抬头看他一眼，问道：“江南可有什么异动？”

郝秀才忧虑地说：“我已严密布置，以防宋军趁火打劫。月州久攻不下我们移师黄州，黄州仍不破，我方军心已是不稳，要是这个时候退兵，必有慌乱，宋军若是趁势掩杀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”

忽必烈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我要是不退呢？”

郝秀才急忙说：“大帅与宋军在这里拼个你死我活，小的担心汗位可就属于别人了，大帅的一腔壮志岂不付诸东流？”

忽必烈沉吟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倒有些进退两难了。”

郝秀才说：“李进勇猛，又善用奇兵，从月州到黄州，负隅顽抗了这么多年，他若是看出我军有退兵的动向，他定要……”

忽必烈焦急道：“这月州真成了一块热羊肉，吞不下吐不掉了？”

郝秀才说：“好在宋军现在当家的是贾似道！”

忽必烈若有所思：“这个贾似道行事更是诡异，本帅知道他发现我军中有异常，必有所为，按他的虫性，不会是生杀硬拼的那一路数。”

[禁剧场]·····

郝秀才审视着忽必烈的脸说：“大帅的意思是他还会派人来……”

忽必烈说：“本帅倒希望与这位故交重聚一次。”

郝秀才说：“小的愿随大帅再冒次险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心虚之虫必然以声壮胆，它要咋翅给人看啊，我们就静候他的动静吧！军师以为呢？”

两人相视而笑。

宋军帐内，贾似道见李进等将官面现疑惑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尔等不要乱鼓噪了，本官心中自有雄兵百万，本官说过了，要让你们好好过笼，调调阴阳……”

李进不满地说：“何为过笼？”

“搂粉头睡觉知道不知道？这不用我教你李大人吧？”

李进脸色涨得通红：“羞煞本帅了！贾大人，这过笼之事，本帅实在是难以从命！”

贾似道说：“你若不愿过笼，本官也不为难你。令你率军操练军法布阵，喊喊口号，呼呼还我河山，造足样子这总可以了吧？”

李进问：“贾大人，大敌当前，玩这花架子有何用？”

贾似道怒道：“再敢多言，违抗军令，按圣谕杀无赦！”

李进说：“我领军主帅多年，破阵无数，焉能任你看笼过笼地瞎胡闹？战争不是喊喊口号，说几句大话，而是刀对刀来枪对枪，杀得昏天黑地，日月无光！搂着粉头睡觉这也叫打仗？！贾大人，大宋兴亡全在我们肩上，望大人收收玩心，以江山社稷为重！本帅观敌营有异动，我方须严阵以待，准备杀敌！千万莫要虫长虫短了！”

贾似道说：“李进，难道说你要坏本官胸中的百万雄虫？”

李进说：“贾大人，你又是虫！难道离了虫字我军就退不了敌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兵法若是能退敌，圣上派本官来前线做什么？本官扬州退敌就是略使虫计……”

李进不服：“什么虫计？本帅看你是瞎猫碰见了一只死耗子。”

众将哄笑了起来。贾似道一拍惊堂木说：“尔等忘了圣谕吗？有为难本枢密副使者，杀无赦！”众将都被唬住了，贾似道指着李进道：“破敌在前，而你屡屡与本官作对，扰乱军心，坏我军机大法，本官能容你，军法大律怎么能容你？”

李进说：“你敢怎样？”

贾似道高声道：“来人啊，先将李进绑了！”话音刚落，窜出几个士兵来，果然将李进绑了。李木等人刚要上前助李进，贾似道呵斥道：“胆敢动者同罪！”

转身对士兵们说：“好生看管，待本官退了敌，再与他理论短长！”

李进咆哮道：“我大宋战将亡在尔等不学无术的草包手里呀！什么过笼看笼，这是视军兵为儿戏啊！”

贾似道说：“李进，本官实话告诉你，战争就是玩！谁是大玩家，谁就是大胜家！本官就是要让你活着看到本官是怎么样叱退忽必烈的十万大军的，让你看看本官是怎么样将忽必烈玩于股掌中的。”

高达跪地道：“贾大人，三军不可一时无帅。临阵换将，乃是兵家的大忌！”

李木等一群将官都跪在地上恳求道：“大人息怒。”

贾似道问李进：“你可知罪？”

李进梗着脖子说：“本帅何罪之有？！”

贾似道对众将说：“不是本官不给你们面子，本官给他台阶他不下呀！圣谕在上，社稷为重，本官也是没有法子，来人啊，先将李进收监看押！”正欲将李进推下，贾似道却上前说：“等等……”拿出一封信，说：“这是本官要呈给圣上的鸡毛快信，本官要告诉圣上，过笼之计已初见成效，本官不日要独身闯敌营，叱退忽必烈的十万大军。有道是不成功便成仁，大宋存亡在此一举了。”说完冲着南方磕头道：“圣上，贾似道给您磕头了。”

【幕 剧 场】· · · · · ·

李进和众将官也跟着磕头，让众将惊奇的是，贾似道抬起头时，竟然泪流满面。

贾似道站在衣帽镜前，整冠穿衣，看来只身去蒙古军大营退兵的念头已决。赖三跪在地上，劝阻贾似道说：“贾爷，看在小的跟您多年的份上，听小的一句，那北军营帐虎狼之地，您老人家是千金之躯，千万不要冒这份险啊！”

贾似道说：“赖三，我问你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可听说过？知道好虫藏匿在何处吗？”

赖三想想说：“老爷的虫经说过，或怪石嶙峋处，或毒蛇盘窝处，或恶蝎栖息处，定有好虫。可老爷过江……小的只是觉得老爷冒这个险不值得啊！那忽必烈不讲理得很，他要是看不上你，连口水都不给你喝！小的跟忽必烈也算打过交道，现在想起还心有余悸啊！”

贾似道说：“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怎可同日而语？本官这次过江，就是要挫挫忽必烈的锐气，让他知道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！我大宋人才济济！”

“老爷，小的跟忽必烈打过交道，多少还有些面熟，这次还是小的跟随老爷一块儿去吧？若是有什么事情，也好有个关照。”

贾似道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关照什么？你不就是个脸熟？你可知道我与忽必烈什么关系？你把帐门关好！”

赖三急忙关住帐门，贾似道这才说：“说来我与他有救命之恩呢！还是同科的同窗呢！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得多！不用你跟我操闲心，净跟我念丧经！”

赖三忙拍了一下自己的面颊说：“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对老爷确是一片忠心啊！”

贾似道厌恶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本官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表忠心！本官胸有成竹，此次退兵一定马到成功！赖三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历史是什么？历史就是抓住机会。时不我待啊！速给本官备车去吧。”

赖三答应了一声，匆匆退了出去。贾似道刚要出门，潘菜心与张一刀前后脚走进来，张一刀揪住贾似道的胳膊，潘菜心抱住贾似道的腿，叫道：“贾哥，你这一走……带我们也去吧！”

贾似道哈哈笑道：“生死攸关时刻，看你们如此同心同德，真是让我高兴啊！”

潘菜心说：“贾爷，这一路山高水险，你身边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啊！贾大人，让奴家与你一同赴汤蹈火吧！”

张一刀也说：“我有一手好剑法，有我在，就是来个三五十个，谁也别想碰贾哥一根汗毛！”

潘菜心吸吸鼻子说：“人家忽必烈可不是三五十个，是几万几十万啊！你一个人行？”

张一刀有点不满地说：“我不行你行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看看，刚刚表扬你们两句，又斗起来了！莫非你们是属虫的？”

张一刀很坚决地说：“反正我要去！”

潘菜心看她一眼：“反正我也要！”

贾似道说：“看你们如花似玉的，若是忽必烈留下你们做昭君娘娘怎么办？那不活活把贾哥心疼死？你们不要再说了，本官带一车一卒过江退敌足矣。你们留在军中静候佳音吧！”

这时，赖三走进说：“老爷，车给您准备好了。”

贾似道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放心吧，贾哥去去就回，破忽必烈十万雄兵弹指瞬间事！”说着就要往帐外走，张一刀一把把他揪住说道：“贾哥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，你若不带我去，你就别想出这帐门！”说着，横在帐门前。贾似道十分严肃地说：“军机不可误！”

张一刀说：“要死我们死一块儿！”

贾似道拗不过张一刀，无奈地说：“这可怎么办？”

赖三灵机一动：“老爷，张姑娘有盖世武功，若是她化装成推车的军卒，随老爷一同前往敌营，若有不测，张姑娘一定会保护好老爷。”

【替剧场】.....

潘菜心厌恶地瞪了赖三一眼说：“你是想趁机躲开！”

赖三慌忙指天画地地说：“天地良心，我赖三心里全是贾大人啊！”

贾似道想想说：“也罢！一刀，你只是不要擅自行动。”

“行，行！”张一刀高兴地说。

潘菜心泪流满面地说：“贾哥，你这一走，谁管奴家呀？！你就舍得把奴家放在这军营里，和这些脏臭脏臭的士兵们过笼啊？”

贾似道浓眉一挑，唬着脸道：“你是本官的人，谁敢动你一手指头，我要他的脑袋！赖三！我不在的日子，潘姑娘就住我的大帐，外面重兵保护，不经潘姑娘允许，谁敢进入帐内，定斩不饶！”

赖三干脆地应道：“小的听令！”



军营的临时牢房里光线昏暗，松明灯哗啦啦燃着。忽然，廊道门口一个身影倏地一晃，一持剑人闪身进来。看守兵士大喊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木牢内的李进循声急忙看去，只见蒙面人持剑与士兵战在一起，众兵扑上，一阵厮杀，蒙面人越战越勇，把士兵纷纷放倒，一剑砍下松明灯握在手中奔至李进跟前，扯下面布，却是李木。李进一惊：“是你！”

李木砍去牢门锁链，冲入牢内。看着李进的乱发，他伤心地跪地道：“李将军你受苦了，小的这就救你出去。”说着，背起李进就要走。李进说：“你怎可如此鲁莽，那贾似道定然不会放过你啊。”

李木说：“将军，那贾虫顾不过来呢，他是果真要只身过江，只让一卒推小独轮车随他去哩。你说他这不是找死吗？”

李进一惊：“你说什么，他真的一个人过江去？”

李木说：“趁此机会，我就找你来了！”

“放下。”李进说。

李木问：“怎么了将军？”

李进说：“放下，你把我放下！”返身就往回走，李木拦住他：“你这是？”

李进站住，思忖道：“他有什么法宝，竟敢如此大胆？他真能只身退敌吗？真若是这样也是百姓的幸事啊！李木你火速组织士兵为贾大人送行，另按贾大人的吩咐组织好士兵的操练，我已下了狱，就按贾大人的号令办吧！”

“那……”李木有些迟疑。

“本将想起当年福王在月州带着马桶盖只身而去……唉，本将带兵督阵，打了二十多年的仗，是越打越不明白了。李木你说，决定战争成败的到底是什么？是勇猛的兵士，是智慧的将军，还是虫？”

“将军是气糊涂了吧？”

“唉，李木你就听贾大人的吧！时至今日，一切都按贾大人说的去办吧，个人恩怨实在是算不了什么，国事为重吧！”

李木还想劝阻：“将军……”

李进沉下脸，说：“按我说的办，违者军法从事！”说完毅然回到狱中。

蒙古的大帐里只有忽必烈与郝秀才两人正在饮酒议事。忽必烈眼圈黑紫，明显是睡眠不足，他说：“郝军师，老夫思谋一夜，觉得贾似道若今日仍无动静，恐怕咱们还是暂时退兵为上啊。”

郝秀才说：“只是怕李进这老狐狸不会放过我们，他掩军杀来，我军怕是要溃不成军啊！若是大败，连争主的实力都没有了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前些日子贾似道派人议和，本帅要是口气婉转一些就好了，要是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就没有了今日的尴尬……”正说着，有军卒来报：“禀报大元帅，宋军头领贾似道带一军卒求见大元帅。”

郝秀才一听，眼睛一亮：“大帅真神算也！”

【替剧场】·····

忽必烈惊喜地说：“所谓正要打瞌睡，就有人给送枕头。”

郝秀才说：“大帅是吉星高照啊……大帅还记得宋人与金人结得澶渊之盟吗？”

忽必烈哈哈大笑道：“本帅也在想，宋人有毛病怎么的？放着胜仗不打，却要称臣纳贡。本帅正进退两难之际，虽有指望却也不敢多想啊，这个贾似道果然更沉不住气！想来有趣，多年未见，这虫经真成治国之策了，贾似道也长出息了。贾似道还挺有胆量，竟敢孤身一人来本帅帐内。”

郝秀才说：“他与元帅是故人嘛！再说中原的光棍、混混一般都是贼大胆，当年小的在中原读书，也识得几个光棍无赖，为了在饭馆里混口吃喝，就蹲在店门前拿刀子扎大腿，那血汨汨地往外流，什么样的店家不惧怕？”

忽必烈朝他一摆手：“不要闲扯了，快传贾似道进帐，本帅要见他。”

一个士兵走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传宋军头领贾似道晋见。”

贾似道岿立不动道：“我乃大宋枢密副使，你们忽必烈大元帅没教过你们礼仪吗？”

士兵噌地抽出剑，几乎是同时，张一刀的剑一声尖啸，护住贾似道。贾似道凛然大笑，面无惧色。那士兵握住剑柄，恭敬地对贾似道说：“贾大人，忽必烈大元帅有请。”

贾似道傲慢地说：“前面带路！”

贾似道跟着士兵昂首挺胸走进蒙古军大帐，张一刀和秦桧却被上来的一排士兵挡在了门外。张一刀叮嘱道：“贾哥小心！”

贾似道朗声说：“贾某为我大宋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！”

贾似道一进帐内，扑通一声跌倒在地，把前面带路的士兵吓了一跳。他回头一看，竟被贾似道的表情搞疑惑了，贾似道一脸媚笑，与进帐前判若两人。忽必烈高坐，士兵忙闪身一边。贾似道笑容满面地躬身走到忽必烈跟前，开口就给忽必烈一个惊吓：“忽爷爷，忽

必烈爷爷在上……”

忽必烈疑惑地问：“你叫我爷爷？你可是贾似道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正是不才。”

忽必烈说：“贾似道你我本是兄弟嘛，可是记得临安一别？”

“下官怎能忘记？是爷爷的银子给了下官进言的机会，下官没齿不忘啊！下官获悉爷爷要当蒙主，特意过江祝贺。”

忽必烈一惊：“噢？起来，坐。”

贾似道起来，正襟坐好：“谢大元帅！”说着拍了拍手，张一刀捧着一个精致的小盒走进来，贾似道接过亲手打开，原来是一只欧罗巴的沙漏自鸣钟，贾似道启动机关，沙子从一小孔漏下，漏完了，一个小美人就转出来跳舞。忽必烈看得哈哈大笑，问：“这叫什么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这叫欧罗巴沙漏，是个看准点的时钟。”

贾似道朝张一刀使个眼色，张一刀退出大帐。忽必烈接过沙漏自鸣钟，用手抚摸着那小美人的脸蛋，说：“你过江来也不容易，怕你不光是给我送这个来的吧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忽爷爷明鉴！”

忽必烈皱着眉头说：“我怎么听着你叫得这么别扭？有什么话明着说，别爷爷长爷爷短的，咱们毕竟是故交！”

贾似道媚笑着说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我这是对大元帅您的尊重啊！在我们中原要是被人打服了，就得跪地上叫爷爷。”

忽必烈半信半疑地问：“那你是让我打服了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服了，下官早服了！下官来见忽爷爷，就是来表示诚意，顺便告诉爷爷别给我们一般见识，赶紧回去夺取王位吧！光跟我们耗着，就把正经大事耽误了，不值得！”

忽必烈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原来贾大人是想拿这么一个破钟，哄我退兵啊！”

贾似道说：“我是真心为爷爷考虑啊！要以下官之见，二十年前就该投降了，还劳爷爷征战二十年？您看您胡须花白了，脸上也有

皱纹了，下官看着心疼啊！这次下官来，本想顺应大势，率部投诚，也省去血肉之争，可是，下官手下的三十万大军，个个是不识死活啊！还想建功立业博个功名，非要跟忽爷爷拼个高低！忽爷爷，您想，这涉及民族荣耀的国事，别说我一个枢密副使，就是皇帝老儿发话投降也不行啊！”

郝秀才说：“贾大人说的是实话，中原人是有这么个臭毛病！”

忽必烈面色一凛：“那我就杀他个片甲不留！”

贾似道说：“忽爷爷现在想灭我宋国，怕是不行，就光眼前这三十万军队也够您老人家费一番气力的！您老人家杀我们费了力气，怎么有力量夺取汗位呀？”

郝秀才在一旁也说：“忽大帅众望所归，当蒙主继汗位是自然而然之事，不用贾似道一而再地提醒、费心！”

贾似道一脸媚相说：“孙孙我还不是替忽爷爷考虑？孙孙我还不是对忽爷爷的一番孝心？孙孙以为忽爷爷应当从黄州退兵，一门心思去夺取汗位……”

忽必烈笑道：“贾孙孙，既然你放弃兄台之谊，那我也只得称你贾孙子了。你听着不别扭吗？”

“这样叫甚好，甚好，这我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”

“贾似道，你是不是想给本帅戴顶爷爷帽子，把本帅当孙子耍啊！原来我以为你只会斗虫，现在还知你用心险恶，手段奸诈，是不是本帅一退兵，你就趁机掩杀？是不是你与李进串通好了，玩这孙子哄爷爷的把戏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孙孙不敢，爷爷万万不必多虑，孙孙我已将李进下狱，你就安安稳稳退兵吧！塌塌实实在回去夺你的汗位！”

“你这话当真？”郝秀才不敢相信地问。

贾似道说：“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你们要是不信，我也没有办法了！忽爷爷，孙孙真是为您老人家考虑啊！蒙哥一死，蒙主位空着，为夺汗位必争个你死我活。有道是兄弟相残叔侄反目，难道忽爷爷

攻城掠地就是为别人打江山吗?孙孙撒个娇说,忽爷爷不会干这马打江山驴坐殿的傻事吧?”

忽必烈一听,哈哈大笑道:“说得好,说下去。本帅爱听你这孙子说话!”

贾似道又说:“孙孙是个善人,最见不得生灵涂炭伏尸百万的事情,最信服临安离别时爷爷对我的教诲,大势所趋得顺应,您说是不是?孙孙胆小心善,平时见到弱虫败虫什么的,也舍不得摔死啊!战火一开,虫都死光了。虫死光了,光剩爷爷您这个圣虫又能做什么呢?爷爷您得坐天下,一统中华,四海归顺啊!我今天就是来求和的,忽爷爷,您尽管提出要求,我们现在就达成个协定。您可以救个缓,我也可以交个差。等您坐稳了蒙主位置,再马鞭一挥,指点江山,灭我小宋,还不是小菜一碟?只是现在这菜还有点生,闹不好会咯您老人家的牙坏您的肚……”

忽必烈恶狠狠地瞪着眼怒吼道:“你就不怕我杀了你?”

贾似道说:“我想忽爷爷不会杀一个对您当大汗最有用的人。”

忽必烈狐疑地看着贾似道说:“你贾似道言而无信是出了名的,这事得让我想想,想想。我就闹不明白,你凭什么替我着想?”

贾似道说:“我是个玩家,哄着我皇帝老儿乐和一天是一天。再说蒙主争位之事,瞒得了初一瞒不了十五,这事对你我都是在节骨眼上,要是让我小宋的将士知道了,怕要乘机再生事端呀!忽爷爷,您是一代霸主,有些事是该办就办用不着思来想去的。”

忽必烈掩饰地说:“本帅要是不办呢?”

“爷爷怎么会呢?谁放着皇帝的位子不坐呢?您要是硬打,就是我不让打,百姓士兵也得打,现在大家都杀红了眼,不说朝廷的军队,就是聚在山林水寨的草莽乱民,没个三年五年您也灭不了他们。从月州到黄州,二十年,你不都看到了吗?有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,小宋也是快三百年的基业,说塌也未必三年五载就能塌……”

忽必烈大怒:“混账,竟敢长别人威风灭自己的志气!”

郝秀才忙提醒道：“大帅，您真以为他是您孙子呀，这贾似道是宋国的枢密副使啊！”

忽必烈有些尴尬地笑了起来：“我怎么觉得这小子比自己人还自己人呢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爷爷不拿我当外人呀，这太让我感动了！实际上，您灭我们是早晚的事，但不是今天的事。三五年过去，等您灭了我们，您还会是我们的人主吗！孙孙是怕汗位早让别人抢了，您忽爷爷到那时却成了别人的伙计。”

郝秀才急忙说：“这屎壳螂说得有道理啊！大帅，是该退兵的时候了。”

贾似道说：“今天要是您退了兵，继了汗位，我们保证是您的孝子贤孙。你统一内部，竭力灭金，连我们小宋的靖康之耻也给一起雪了，我们不拥戴你拥戴谁啊？！我们甘心情愿当你的镗重供应之地，华夏之地，你们已统八九，江南这弹丸之地忽爷爷您就先让没出息的老赵家替你照看着，等到爷爷当了大蒙古的皇帝，何时想取来取就是了，反正我们小宋早晚也是您老人家的。”

忽必烈惊异地看着贾似道。

郝秀才说：“大帅，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！”

忽必烈一笑说：“我看，大宋真是元气已经丧失殆尽，竟找了您这么一个东西统军打仗？贾似道呀贾似道，你好好玩你的虫多好，偏要统军……”

贾似道对忽必烈一个劲媚笑：“虫在盆中，也就由不得虫自个儿了。爷爷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”

忽必烈对贾似道说：“你说，本帅在想什么？”

郝秀才也凑趣道：“讲对了有赏，讲不对再把你的那条腿打断。”

贾似道说：“刚才爷爷想，灭了小宋先砍我的头啊……”

忽必烈哈哈大笑道：“你真是个绝顶聪明之人！你先退下，来人

啊，给这贾大人做涮羊肉吃，我们是故交嘛，哈哈……”

贾似道谢过，却将一信封呈上。忽必烈问：“这又是什么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和议，下官草拟了一个和议条款，请爷爷细细过目。”说着，贾似道躬腰退下了。



见贾似道雄赳赳地走出，秦桧跑过去，在贾似道脚前扑来扑去。张一刀走到贾似道身边担心地问：“贾哥，怎么样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听说过孔明过江战群儒吗？我是只身舌战忽必烈啊！他被我驳得哑口无语，我喝令他退兵！”

张一刀问：“他答应了？”

贾似道说：“他敢不退！我给他规定了退兵时间、地点、速度，他要是退，我亲自带兵杀过江来！”

张一刀激动地说：“我打先锋！”

正说着，一军卒走到贾似道的跟前说：“贾大人，忽必烈元帅请您用餐。”

贾似道用胳膊肘碰碰张一刀说：“你看，碰到贾哥，忽必烈这个蛮人也学礼貌了吧？人和虫一样，都需要调教！我刚才就好好调教了一下忽必烈。”

张一刀由衷地赞叹：“贾哥，你真了不起！”

他们进了一个小帐，贾似道、张一刀在餐桌旁坐定。一个士兵端上了一大盘切得薄薄的羊肉和两碟小料。张一刀惊奇地说：“忽必烈就给我们吃生羊肉啊！”

贾似道说：“茹毛饮血，他们就是不开化！听说这生羊肉是他们待客的佳肴，咱们别拂了人家的好意，拿出宋人天不怕地不怕的风度来。”说着，先夹了一片生羊肉放进嘴里大嚼了起来，正吃着，一